

墨说

——“进安水墨”的精神世界

董菁

什么是艺术？什么又是当代艺术呢？

这样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在不同的民族背景下、不同的国家体制下，人们都试图以不同的角度阐释清楚。唯有一个共性人们普遍认同——艺术是精神的产物。而当代艺术，是面对当代在思想和传统之间寻求观念突破的、艺术标准过分强调个性化与形式语言的文化延展概念。不仅体现着“现代性”，更有着艺术家基于今日社会生活感受的“当代性”。当艺术家置身当下的文化环境，面对现实，优秀的作品必然反映出当下的时代特征。

山水画是一种最能体现画家笔墨的表现方法。画“山水”不在于是否找到形式，如构图形式、形状设制和笔法形式；而在于物象被转化为语言的艺术性和画家由此产生的感觉性。传统山水是传统人的自然观与隐逸价值的判断，它们以此寄托生息。大好江山不是唐、宋才有的，气韵生动与田园情怀也不是明、清的专利。我们之所以喜欢回归和回望，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画出更高的山、更壮的树与更赋予智慧的图画。

作为一名水墨高手，刘进安把一些简单的水和墨组合布局，使之成为新的形式和理念而大放异彩。虽然巨大篇幅逸散变形的图像也许会使人疑惑不安，然而，一旦进入到刘进安的观念深处，会发现艺术的羽翼温情脉脉地簇拥了你。他会给予你一个表象的惊诧，尔后，深处的流连则发现孕育其中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淑世情怀和思想倾向的一致。这是一位当代文化实践者孜孜以求的艺术才能，是最具代表性的绵延和拓展。我们会发现刘进安的“庞大纷杂”水墨的图像世界，是一个完整的极具实验与探索精神的思想体系。他的笔墨应用与交汇，才是一个有思考的画家与当代大艺术思想的会晤，也体现出了作为当代中国画最具现代性的范本价值。

刘进安从“水墨构成”这样一种角度出发，在30余年的时间里，以大量不同的形式实践着他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反思，风格与形式的跨越之大，在当今的绘画界鲜有与之相比者。在当代中国画水墨创作与研究领域，他是一重要的范例。他的创作丰富而又充满前卫意识。在应用传统水墨方面，自成境界，拓展和丰富了现代水墨性的可塑性研究；在当代中国画领域，他是坚持艺术性创作的重要代表，这在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以水和墨最基本的中国画元素入手，融入最基本的理念——一笔和墨的简单审美。他远离画坛的喧嚣，远离“形式”的编造，远离“主义”的诱惑，坚持不懈地从事水墨方面的语言研究和实践。我们以为一个远离一切文化潮流的艺术家，其实，却得了一切艺术潮流的益处。他的坚持为他营造了“独历”水墨深处的践行理想。这样与那些所谓“洋为中用”的大跃进式吸收西方艺术，熔炼新形式的创作方式，有所不同地展现出新的意念；和“古为今用”地理头于传统中国绘画形式流变里的裁剪，更是有所不同地凸显出思想的精髓。

“倘若要建立一个既不同于中国古代又不同于西方的、有中国自己文化特色的中国画现代教学与创作体系，其关键在于重建中国现代艺术的价值标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理念上构筑中国现代艺术的精神根基。而要实现这种风格建构，需要几代人付诸努力和智慧，深入研究中国水墨艺术的现代性及其透射出的时代精神。”刘进安认为这是他所追求的长远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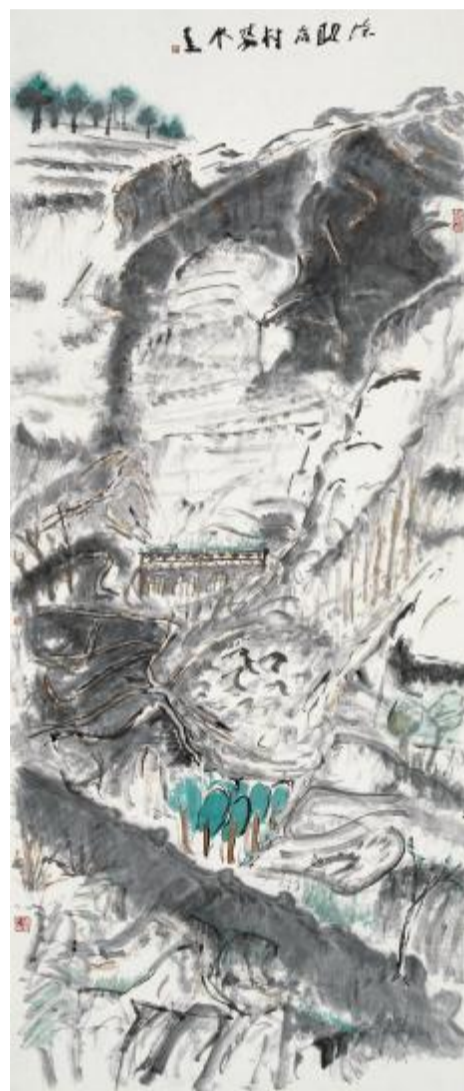
水墨实验者的初衷和行为就是他的使命和责任所在。刘进安站在大文化的立场上，不将自己面对山川的创作称为山水画，而以“进安水墨”自语。实质上这是对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基本元素给予了崇高的敬意。苏珊·朗格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文学艺术的根本之所在，刘进安的山水画，强调的是真实的感受，而不是真实的实在。那些穿插纵横的线条，有意识地背离了传统技法——皴、擦、染、高远、平远等等。这一切去了挣脱既有模式的束缚，自由自在，贯穿始终，主导着他的水墨实践。



米纸风景写生 尺寸:44×48cm 2010年(之一)



陕北写生 尺寸:138×60cm 纸本水墨 2011年(之一)



陕北写生 尺寸:138×60cm 纸本水墨 2011年(之二)



刘进安简历

1957年生。

1982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

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米纸风景写生 尺寸:44×48cm 2010年(之二)



米纸风景写生 尺寸:44×48cm 2010年(之三)



米纸风景写生 尺寸:44×48cm 2010年(之四)



陕北写生 尺寸:138×60cm 纸本水墨 2011年(之三)



陕北写生 尺寸:138×60cm 纸本水墨 2011年(之四)



陕北写生 尺寸:138×60cm 纸本水墨 2011年(之五)

对于这样一个既认真又始终不停探索的艺术家，毫无疑问，刘进安是最具当代性的范本意义艺术家，他的作品与传统习俗相冲突的现象却被文化界认同，则具有更广泛和更具体的角度。他的画里泛着一丝忧郁、孤独，并在沉缓中蔓延，这是艺术所需的高贵品质，隐藏着的是他敬畏世界的情感、规避盲从的认知、独立思考以及个性的发端。最广大的使用水墨者和极尽精微研读水墨的修行僧之间，本质上的不同是造成语言目的性不同的根本原因。我们能看到刘进安是站在怎样的一个文化立场和思想角度上，来面对中国水墨元素。我们在适当调整审视当代艺术创作标准后，会觉察到刘进安（或者比他走得更远，背离文化主流意识更彻底的那些艺术家），其实是更敬畏艺术的。他们挚爱艺术，几乎站在了“精神世界”的边缘。他们适应被精神“放逐”、适应被“放逐”的状态。但也许正是这种心态，才让他们可以放眼更远的远方，规避固步自前的法则，躲避蜂拥的风潮，舍弃繁身的利益。

山间物语皆由生命而来，得其真谛者是那些对运动规律和自然状态的发现者与掌握者。刘进安对待自己和对待自然一样，充满着尊严与崇敬之心。一个寂寞却坚持了几十年，从水墨这个基本元素入手，去实验研究中国画本质的艺术家，他的平静和淡定，是崇高的；他的孤独和坚持，是艺术的；他的信念和困惑，纠缠在一起。

在这样的精神家园里，沐浴纯粹的艺术之熏风，刘进安对水墨的敬意更真切，对水墨品性的理解也更深刻。他表现给世人的是为人之道、为学之道、为师之道与为艺之道。他用作品来告诉当代，我们是怎样理解自然和表述尊严的。